

*The Painted Veil*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 面纱

(英)毛姆 著 蔡春露 译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the painted veil*

# 面纱

(英) 毛姆 著

蔡春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纱 / (英)毛姆著;蔡春露译.-- 武汉:长江  
文艺出版社, 2016.7  
(毛姆作品)  
ISBN 978-7-5354-8657-8

I. ①面… II. ①毛…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688号

责任编辑:曾莉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125 插页:4页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0千字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导 读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曾先后就读于坎特伯雷的国王学校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后到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并取得外科医师资格。

毛姆的首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于1897年发表。1915年，他的杰作《人性的枷锁》问世，1919年《月亮与六便士》的出版确立了他作为长篇小说家的地位。毛姆的其他著作还包括：长篇小说《刀锋》《面纱》，旅行札记《在中国屏风上》，以及各种散文、短篇小说集等。1903—1933年期间，他创作了近30部剧本，深受观众欢迎。

毛姆被公认为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最广、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之一，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机智、幽默，常在讥讽中潜藏对人性的怜悯与同情。1952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54年，英王授予他“荣誉侍从”的称号。

从某种角度上说，毛姆是个极其“凶残”的作家。他总是冷静地、残酷地，把一切人们熟知的美好撕得粉碎，还重重扔在脏兮兮的地板上再踩上两脚，而你却不得不承认那才是生活。其代表作，当属《面纱》。如同毛姆的其他小说一样，《面纱》探讨了“冷漠”所导致的“背叛”与“赎罪”主题，又类似于《飘》《苔丝》《包法利夫人》等小说，讲述了丈夫、妻子“三角关系”和“红杏出墙”的故事。《面纱》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感关照，对道德冲突的敏感解析，对人性的尖锐反讽，对人类欲望、恐惧和悔恨等内在世界的准确建构，而成为一部艺术的杰作。

凯蒂是一位容貌娇美，爱慕虚荣的英国女子。她有着众多的追求者，可直到 25 岁，也没有等到一位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令人满意的男士向她求婚。用现在的话来说，东挑西挑，结果挑花眼了，一不小心成了“剩女”。此时，相貌姿色比凯蒂逊色许多的妹妹多丽丝都已订婚，找到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而凯蒂仍然是单身。为了避免自己变成一位老姑娘，凯蒂接受了性格孤僻的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的求婚。瓦尔特为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工作，凯蒂嫁给瓦尔特后，便跟随丈夫离开了伦敦，到香港生活。

瓦尔特对凯蒂十分体贴，无微不至，但对生性活泼的凯蒂来说，瓦尔特却显得死气沉沉，毫无魅力可言。凯蒂并不爱瓦尔特，嫁给他只是因为她不想落后于妹妹多丽丝。对婚姻感到不满和无趣的凯蒂逐渐被魅力十足、高大英俊的香港助理布政司查理·唐生吸引。凯蒂爱上了唐生，并与他偷情。唐生贪婪、冷漠、自私且肤浅；圆滑世故，养尊处优，爱慕虚荣。当他和凯蒂的婚外情被瓦尔特发现后，他立即露出了自私自利的本性，为了不影响他的名誉和仕途发展，他拒绝与妻子离婚，背弃了凯蒂，充分显露出他卑劣丑陋的本性。得知真相的瓦尔特展开了报复计划，他要求凯蒂随他一同前往霍乱肆虐的小城湄潭府，去平息当地的瘟疫。凯蒂在向情人求助反被抛弃之后，心如死灰，最终和瓦尔特一起去了湄潭府。到达湄潭府之后，瓦尔特一直忙于工作，而凯蒂在沃丁顿的帮助下开始在修道院工作。在这个封闭小城的修道院的工作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历经生死离别，凯蒂终于觉醒，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人生理想，不再将男人和金钱当作自己的追求。瓦尔特帮助中国人控制疫情的发展，在中国人和法国修女眼中，他是个善良、热心、高尚和无私奉献的人，然而他来湄潭府是为了惩罚出轨的妻子。最终，他自己也在痛苦的压抑中毁灭，死于霍乱。凯蒂回到父亲身边，生下自己的孩子，开始新的生活。

《面纱》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对于曾经是外科医生的毛姆来说，有点像用做手术的方式来写故事，眼下一片血淋淋，他却镇静操刀。《面纱》将故事发生地放在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让两位主人公远离家乡，让人有一种将人放在自己完全未知的世界里反而更



能贴近人性真相的感觉。

《面纱》以凯蒂为中心人物，突出了凯蒂在异国感受到的陌生感、神秘性和不可知性。这个轻佻浮夸的女子心不甘情不愿来到湄潭府，起初为了打发自己的时间，来到当地一家修道院帮忙，最终她在到处都是死亡的小城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对于丈夫的嫌恶，也在目睹其对灾民的尽心尽力之后渐渐变成了尊敬。这就好像是曾经浮华的生活和强烈的个人欲望变成了一张面纱，在生死交界、贫穷落后却美丽非凡的地方，面纱揭开了，凯蒂像是睡了很长一觉，大梦初醒。

小说整体布局巧妙，充满变数与冲突，悬念迭生，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既反映了悲天悯人的道德关怀，又分析了敏感的道德冲突，同时讽刺了人性的脆弱，准确表现了人的欲望与恐惧，是一部艺术佳作。小说除了以曲折的情节取胜外，更多的是运用心理描写揭示内心世界，其中用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梦境幻觉等技巧，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人物心灵进行直面的剖析评价，把凯蒂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十分形象充分。书中多次描写凯蒂看到的美景，有的也有可能是幻象，拨开迷雾般的面纱后，她才看清了生活的真谛。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毛姆的小说也具有部分自然主义特征，如对霍乱肆虐、肮脏不堪、遍地垃圾的湄潭府的环境描写，以及对中下层中国人民，如轿夫、农民和苦力在霍乱中的悲苦生活的描绘等等。

2006年热映的电影版《面纱》打着“真爱一生只揭开一次”的宣传口号：一个以神秘东方背景为卖点的爱情故事，一对互不了解匆匆结合的夫妇，军阀混战时期一个霍乱横行的中国南方小城，异国他乡，生与死的考验，绝望中的相互理解与抚慰，爱情的温暖战胜死亡的寒冷。然而，电影里的温情脉脉绝不是毛姆的风格。原著中，凯蒂在爱情、背叛、死亡的漩涡里抓到救命稻草，仿佛脱胎换骨。但是对于瓦尔特，知道他死亡，她也清楚自己并不爱她，心里有的是负疚，要的是原谅，因为“如果他原谅了她，也就原谅了他自己。”而瓦尔特，不是爱德华·诺顿所诠释的那样，一直深爱着凯蒂，他也有他的自私和狭隘，直到死前，他两行眼泪掉下来，说的却是《挽歌》里那句“死的却是一只狗”（好人收养了一只

狗，一直和谐相处，一天狗发疯了咬伤了人，人们以为人会死，结果人痊愈了，狗却死了)。而凯蒂最后知道，瓦尔特极有可能是拿自己做实验，最后才感染致死。正当读者对这故事唏嘘感慨甚至是有所收获时，毛姆又将那个刚刚改头换面的新凯蒂的外衣撕开，狠狠地讽刺了一遍：凯蒂回到香港，接受遗孀的好待遇，被曾经的情夫妻子邀请住在她家，然后又控制不住自己，再次投入那个她已经看透了、恨透了、鄙视过的人的怀抱。和电影里那个在花店偶遇情夫时，对儿子说了一句“他谁也不是”的洒脱女子判若两人。电影表达的是爱情让人成长，小说则更复杂，也更现实。

在毛姆的原著里，爱情与电影里的温情和甜蜜无关，爱情是怨恨、欲望和背叛，这些和他笔下的宗教、制度、传统、文明和愚昧等等一起，共同交织成一张面纱，揭开之后，那张脸也不见得真的就美丽如初。和凯蒂所承受的各种痛苦，不断地建立、推翻、质疑一样，人生不知还会有多少层面纱等待揭开。毛姆以一种血色浪漫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它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生活也并不是主人公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狗血剧，它有众多幽微曲折，反反复复。毛姆笔下的凯蒂，淡然地接受了自己的罪恶与美好，不夸大，不缩放，不畏惧，也不刻意。也许人性就是如此，需要你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虽然罪恶、欲望与美好纠缠交织，但是它们却不再控制你，剥去一切面纱，一切如旧，却也宛若新生。



## 前 言

这部小说的故事得益于但丁诗句的启发：

Deb, 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

E riposato della lunga via.

Seguito'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

Ricorditi di me, che son la Pia;

Siena mi fé; disfecemi Maremma;

Salsi colui, che'nnanellata pria

Disposando m'avea con la sua gemma.

“喂，等到你返回人世，

解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第三个精灵紧接着第二个之后说道，

“请记住我，我就是那个皮娅，

锡耶纳养育了我，而马雷马却把我毁掉，

那个以前曾经取出他的宝石戒指并给我戴上的人，

对此应当知晓。”<sup>①</sup>

我曾在圣托马斯医院学医，复活节适逢有六周的假期。于是我带上一个装衣服的旅行袋，揣着 20 英镑出发了。我当时只有 20 岁。我先到热那亚和比萨，随后到了佛罗伦萨。我在佛罗伦萨的维奥劳拉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那是一位寡妇和女儿同住的公寓，从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大教堂宏伟的穹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租

<sup>①</sup> 据黄文捷《神曲》译本。



金以一天四里拉成交，食宿全包。我怀疑这位寡妇不会有太多的盈利，因为我胃口惊人，无论她准备了多少通心粉，我都能毫无困难地狼吞虎咽，吃得干干净净。她在托斯卡纳山上有一处葡萄园，据我所知，这个葡萄园酿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的最好喝的酒。她的女儿每天都教我意大利语。我记得她是一个成熟的姑娘，但是应该不超过 26 岁。她有着不幸的过去，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军官，在阿比西尼亚牺牲了。从那以后，她便决定终身不嫁。可以想象，等她的母亲（这是一位体态丰满，头发灰白，天性活泼的女士，相信不到合适的时候，仁慈的上帝是不会召她去天堂的）去世后，她的女儿厄西莉亚将会走上一条苦修的道路，但厄西莉亚自己看待这个问题却很乐观。她是个爱笑的人，午饭和晚饭时，我们经常嬉闹取乐，但是她上起课来十分严肃，每当我犯了愚蠢的错误或是粗心大意时，她便会用戒尺拍打我的指节。我本该因为自己被当作孩子来对待而感到气愤，但是她这副曾在书中读过的老学究的样子总能让我忍俊不禁。

我每天都非常勤劳。一大早，我都会翻译几页易卜生的戏剧，这有助于我学习大师的技巧并掌握写作对话的窍门。翻译完这几页之后，我便会拿着罗金斯的书，到佛罗伦萨城里的名胜古迹游览。我也如罗金斯书中所说，对乔托设计的塔和吉贝尔蒂的铜门赞赏有加。我欣赏乌非兹美术馆里波提切利的作品，也以年轻人的轻狂对大师们不认可的艺术家的作品嗤之以鼻。午饭后是上意大利语课的时间。课后，我会再次出门探访教堂，或是在亚诺河边一边漫步一边空想。晚饭后，我会出门游览，希望能有艳遇降临，但因为我的天真烂漫，或是因为我的矜持羞涩，当我回到住处时，我总是和出门时一样纯洁无瑕。我的女房东给了我一把钥匙，每当她听到我回来并锁好门的声音时总会松一口气，因为她总担心我会忘了锁门。这以后，我便会继续研读教皇派和保皇派的争斗历史。我痛苦地意识到，一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必然不会像我这样生活，但我也不能怀疑他们中是否有人能只用 20 英镑就在意大利生活六周。这样一想，我便能在朴素且辛劳的生活中自得其乐了。

我已经读完了《地狱》的部分（虽然有译文可以参考，但我

遇到生词时仍会认真地查一下字典)，所以厄西莉亚直接开始教我《炼狱》。当我们学到我在上文中引用的段落时，厄西莉亚告诉我，皮娅是锡耶纳的一位贵妇人。她的丈夫怀疑她与人通奸，但因畏惧她的家族势力，不敢直接置她于死地。因此，他将皮娅投入他位于马雷马的城堡中，他相信城堡中的毒气会毒死皮娅，然而过了很久，皮娅仍然活着。他的丈夫最终忍无可忍，将她从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我不知道厄西莉亚从何得知这个故事的细节，但丁的诗并没有说得这么详细，但是这个故事仍然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反复地琢磨这个故事，多年以来，我仍会时不时地想起它，并且一想就是两三天。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想起诗中的一句：“锡耶纳养育了我，而马雷马却把我毁掉。”但我的思维也被其他主题所占据，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想起它。显然，我认为这是一个现代的故事，但是我无法为它在当今世界找到一个合适的故事背景，直到我远赴中国。之后，这件事才有了转机。

我想这是我写过的唯一一部以故事情节而不是人物形象为契机发展的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紧密相关，你很难凭空想象出一个人物形象。当你想象出一个人物形象时，你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在特定的环境中做着特定的事，这样，这个人物，和他的行事原则是一并构思成型的。然而在这个故事里，我选择让人物来适应逐渐发展的情节，这些角色的原型都是我在不同地方认识，且熟识较久的人。

这部小说给我带来了一些作家容易遇到的麻烦。起初，我将男女主人公的姓定为兰恩。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氏，但碰巧香港有姓兰恩的人，他们起诉到了法庭，连载小说的杂志赔偿了250英镑才平息了这场官司，因此，我将主人公的姓氏改成了费恩。这时，香港助理布政司又冒了出来。他认为他的名誉受到了诋毁，并威胁要提起诉讼。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英格兰，我们可以随意将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上议院的大法官搬上舞台或是写进小说，这些大人物们并不会因此动怒。没想到相比之下如此无足轻重的政府官员竟会认为自己的形象受到了影射。但是为了避免麻烦，

我将香港改成了想象出来的殖民地清延。<sup>①</sup>但因在发生这件事之前，这部小说已经出版，我们不得不召回已经售出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狡猾的评论家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这个版本的小说，据我估计，拒绝归还的小说应该有60多本。如今，这版小说已经具有了书志学的价值，成为了收藏家们高价购入的藏品。

---

① 本版中“清延”已恢复为香港。



她大惊失色，尖叫一声。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道。

房间的百叶窗关着，有些昏暗，可他仍看到她突然惊恐不安的神色。

“有人动了一下门。”

“嗯，可能是哪个女佣，或哪个童仆在动。”

“他们这时候不会来。他们知道我午饭后要睡觉。”

“那会是谁呢？”

“瓦尔特。”她悄声说道，双唇颤抖着。

她指指他的鞋子，他随后把鞋穿上，但她的惊恐又让他紧张，鞋子又紧，显得动作笨手笨脚的。她有点不耐烦，叹了一口气，递给他一个鞋拔，自己则赶忙穿上和服，光着脚，走到梳妆台前，用梳子理了理自己凌乱的短发。等她梳理好了，他才把第二只鞋的带子系好。她把大衣递给他。

“我怎么出去？”

“最好先等等。我去外面看看情况如何。”

“不可能是瓦尔特，他五点才会离开实验室。”

“那会是谁呢？”

现在他们压低声音私下说话。她全身颤抖起来。他突然感到，如果再出现危急时刻，她可能就会疯掉。于是，他便迁怒于她。就现在的情形来看，哪像她说的那么安全呢？她屏住呼吸，一只手紧紧挽着他的胳膊。他顺着她使的眼神看去。他们二人面对通往走廊的窗户，窗上都安着百叶窗，百叶窗关得好好的。然而，窗户手柄处白色陶瓷的把手却慢慢地转动，但没听到有人在走廊走动。看着

把手竟然无声无息地转动着，他们胆战心惊。过了一分钟，仍没有声息。他们正对这灵异气氛惊魂未定时，又见另一扇窗户的白色陶瓷把手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转起来。凯蒂吓坏了，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禁不住要失声惊叫起来。他赶紧捂住她的嘴，堵住了这尖叫声。

此时屋里鸦雀无声。她依偎在他身上，双腿瑟瑟发抖，让人担心她会立刻晕过去。他眉头紧锁，咬紧了牙关，把她抱到床上坐定。她吓得面无血色，而他皮肤虽然黝黑，此时脸色却也惨白如纸。他站在她身边，目不转睛盯着那个陶瓷手柄，两人默默无言。接着她忍不住还是失声哭了。

“天啊！别这样！”他焦灼地低声说，“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我们还是坦然面对吧。”

她寻找着自己的手帕。他知道她在找什么，就把包递给她。

“你的遮阳帽在哪儿呢？”

“我忘在楼下了。”

“啊，天哪！”

“听我说，振作一点，我敢对天发誓，保证这个人不是瓦尔特。他怎么会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他中午不会回来，是这样吧？”

“是的。”

“我敢打赌，赌什么都行！一定是佣人。”

她冲他笑了一下。他的声音深沉有力，亲切温暖，令她放下心来。她拉过他的手，深情地握着。他等着她冷静下来。

“听着，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他说道，“现在你能不能到走廊看看动静？”

“我怕自己还站不起来。”

“你这儿有白兰地吗？”

她摇摇头。他眉头一皱，脸色阴沉，心里慢慢烦躁起来，他也无所适从。突然她把他的手紧紧抓住。

“万一他正在那儿没走该怎么办呢？”

他强挤出一丝微笑，尽量让声音温柔，语气坚定令人信服，他知道这种声调会收到满意的效果。

“那不太可能。凯蒂，提起精神来！怎么可能是你丈夫？要是他进来，在大厅看到一顶他从未见过的遮阳帽，上楼，又发现你房门锁着，他肯定会吵起来的。一定是哪个女佣搞的鬼，只有中国人一上楼才会那么转动把手。”

现在，她镇定一点了。

“就算是女佣人，也叫人放心不下。”

“那怕什么，我会让她封住嘴，有必要的話，我会给她来个下马威。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虽没多大权利，但总还能干点什么的。”

他肯定没错。她站了起来，朝他张开双臂。他把她搂抱入怀，低下头，那炽热的嘴唇紧紧贴在她那似火的唇边，紧紧拥吻起来，激情似火，但又痛苦万分。她仰慕他。两人一阵缠绵悱恻之后，双方手臂才慢慢松开。她走到窗前，拉开窗闩，一点点拉开百叶窗，向外看，门外连个人影都没有。她蹑手蹑脚走上走廊，瞧瞧丈夫的更衣室，又瞅瞅自己的起居室，都空荡荡的，她回到卧室，向他示意。

“没有人。”

“我就觉得，这一开始就是错觉。”

“别笑。我吓死了。到我的起居室坐坐，我先把长筒袜和鞋子套上。”



他依着她说的来到起居室，五分钟后，她也来了。他正抽着烟。

“嗨，能给我来点白兰地加苏打水吗？”

“好，我打电话叫。”

“今天这事没把你吓坏吧？”

他们默默等着童仆接电话，电话接通后，她点了他要的酒水。

“你给实验室打个电话，看瓦尔特在不在。”她随后又说道，“他们听不出你的声音。”

他拿起听筒，向她问了电话号码。拨通电话后他问费恩医生在不在。稍后又放下了听筒。

“他午饭后就出去了。”他告诉她，“等下问问童仆，看他是不是来过。”

“我不敢。要是他来过，我却没看到他，那太可笑了。”

童仆端来酒水，唐生自顾喝了起来，问她要不要喝点，她摇了摇头。

“那人要是瓦尔特的话，该怎么办呢？”她问道。

“也许他不在乎呢。”

“瓦尔特会不在乎吗？”

她的语调显然是难以置信。

“我印象里，他总是特别害羞。有些男人受不了这场景，你知道的。他很明智，他知道弄出丑闻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只是觉得那不会是瓦尔特，即便是他，我觉得他也不会做什么。他会选择视而不见。”

她沉思片刻。



“他还是深深爱着我的。”

“嗯，那太好了。你来说服他吧。”

他冲她微微一笑，这微笑总是让她难以抗拒。他的微笑先隐含在那清亮澄澈的蓝眼睛里，继而才慢慢地传到他那性感的嘴上，露出一口小巧、整齐、洁白的牙齿，这微笑迷人性感，摄人心魄，令她整个身心都融化了。

“我没那么在乎。”她说，脸上闪现着愉悦，“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都怪我。”

“你怎么来了？看到你来，真让我吓了一跳。”

“我受不了。”

“噢，亲爱的。”

她向他挨近些，黑色的眼眸里闪着光芒，痴情望着，双唇稍张，嘴巴微启。他一把抱住了她，她顺势倒在他怀里，充分享受搂抱的畅快。

“你要相信，你永远可以信赖我。”他说。

“跟你在一起，快乐无比。我也想让你同样快乐，就像你让我快乐一样。”

“你不怕了吗？”

“我恨瓦尔特。”她答道。

他不知如何回应，便又吻了她。她的脸温柔地贴在他的脸上。

随后他抬起她的手腕，看了看手腕上小金表的时间。

“你知道我现在得做什么吗？”

“溜走？”她微笑地说。

他点了点头。突然间，她把他抱得更紧，但想到他执意想走，就放开了他。

“你这样不敬业，也不感到惭愧。你走吧，不跟你在一起。”

他从来都抑制不住调情的冲动。

“看起来你像是急于摆脱我。”他轻声说。

“你知道，我舍不得让你走。”

她认真地回答，声音低沉。他明白她的心意，受宠若惊地笑了

一声。

“你不要太在意这位神秘的来客了，我敢肯定，那是女佣。即使不是，惹出什么麻烦，我也保证会让你没事。”

“你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吗？”

他被逗乐了，洋洋得意地笑起来。

“不是的，不过我还是信心百倍，我这脑袋还是很管用的。”